

81 他是誰

數月前，當我在醫院療養心臟病時，經歷了一次古怪而可怖的事情，那件事我困惱得無法解釋。

現在，我要趁記憶還有一點，趕快把它記下來。

病情有起色之後，院方把我從一個照顧周到的病房轉到一個普通單人房，它位置在心臟病房的末端。

這個房間長而窄，燈光照明不十分好。病房兩邊大約還有十餘間單人病房。

頭一兩天，我經常緊閉房門以阻擋其他房間傳來的收音機聲和電視聲，我喜歡靜靜地看書。

有一天，我正在閱讀時，房門輕輕開啓。我沒有聽到開門聲，不過不用抬頭，我能感覺到有人站在門邊。

我希望來者是位訪客，但是很失望，也煩躁，來者居然是醫院的理髮師。他穿一件薄薄的，看來襤褸的羊駝呢夾克，手提一隻難看的黑色袋子。

他沒有開口說話，只抬起濃厚的眉毛，做無言的問語。

我搖搖頭。「現在不理，或許晚些時候。」

他露出沒有掩飾的失望神色，在門邊逗留一會兒。最後轉身，悄然掩上門。

不知爲什麼，我無法再靜下心來看書。我自己承認，他嚇我一跳，他的打擾令我生氣。我也明白，對一位心臟病患者，這種情況是不適合的。

我服下鎮靜劑，想休息——但沒有成功。雖然如此，那天晚上我睡得不壞(在安眠藥的幫助下)，第二天上午，在一連串洗澡、換床單、量體溫與各種事情之後，我坐下來準備再看書。

我發現我仍不能集中精神看書，雖然前一天那本書很吸引我。

最後，當我環顧四周時，我懊惱地皺眉，因爲我明白煩惱是什麼啦。

在我的請求下，門再次關上。但是現在，說不出爲什麼，我發覺自己居然不想它關上。因爲我仍不能起床行走。所以，我按鈴找護士。

一位活潑、淺黃頭髮的瑞典籍女護士進來。她說：「已經厭倦隱士的生活啦？我以爲你會改變主意的！」我微笑，我想是有點溫馴。她說著，走出去，任房門開著。

我回頭看書，但是潛意識裏不停地思索有關門的事。最後，我不得不承認一件事實：我閱讀的時候，絕對不想要那個理髮師再來開房門，驚嚇我。電視和收音機的叫聲繼續打擾我，但我盡量充耳不聞，逕自看書。就這點上，我只是部分成功。

午飯之前，我開始覺得困，擱下書，才待打盹，驀地，一陣恐怖、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之聲使我從床上坐起。我相信那聲音發自附近的病房。

我心臟怦怦跳，暗暗告訴自己，那聲音來自電視。我安慰自己，那是某人粗

心把電視音量開到最大。

數分鐘之後，病房走道上一陣騷動，人聲嘈雜。護士和醫院工作人員匆匆而過。我沒有料到這病房還有那麼多的人。

醫生們匆匆過去。一陣低低的命令、談話聲，然後幾近完全的沉默。慢慢地，護士和工作人員走向病房的通道，幾分鐘之後，一具從頭到腳都蓋著膠布的人體被推著，從我的病室經過。

我等候一會兒，然後按鈴叫護士。淺黃色頭髮的護士的助手急急進來，我從不知道她的反應有如此之快，她臉色有點蒼白。「發生了什麼事？」我問。

她猶豫一陣，然後聳聳肩，說：「通道對面的艾克先生。」

「心臟病猝發？」她點點頭。

我留心看她的臉。「一位有心臟病的人，那樣叫是不是有點不正常？」

她再次猶豫。

當她再次開口時，用字小心翼翼，說：「依一般的病情，是不大正常。不過，那樣的事有時也會發生。嗯，他可能病情加劇，痛苦不堪。大部分患者都會無力地倒下，但是他居然高聲尖叫，是有些——不正常。」

她微微一笑，我認為她笑得有些勉強。「不過，你不要去想它。你漸漸有起色，你讀你的書，不要胡思亂想。」

當然，我是會胡思，也會亂想。我全天都在想，夜晚都在想，最後他們沒有辦法，給我一顆額外的藥片，才使我安靜下來。

日子平安過了兩天，一個下午，當我正在閱讀時，門開了，我又經歷到那種被緊緊地、仔細地監視的不愉快感。

我抬頭，門邊站的仍是那位穿羊駝呢夾克，手攜黑色破舊袋子的理髮師。和前次一樣，濃眉抬起，做一種無言的問話。

和前一次的情形一樣，我生氣了，因為他嚇我一跳，我心想，這人真可惡！雖說門沒關，但沒有一點應有的禮貌，先輕敲兩下。

「我不理髮！」我強忍怒氣地告訴他，「我需要理髮的時候，我會請護士小姐通知你！」

他仍然逗留在門邊，臉色柔和，沒有表情，活像一副面具，但是明亮、黑色的眼睛在閃動，在失望地閃動。

那樣子不僅僅是失望，但我說不出是什麼，我可以說是憎恨，但似乎太輕了些，那樣子更像是深仇大恨。我覺得血液湧上臉部和頸部。

「請離開好嗎？」暴躁地對他說，「你很無禮。」

我可能是幻想，不過，我覺得他像是微微鞠躬，一分鐘之後，離開。

我才開始輕鬆下來，滿心等候吃頓晚飯時，從附近房間又傳來一陣令人毛骨悚然的叫聲。這回不是高而尖的叫，而是一種抑制的低位。

我僵住了，心臟怦怦跳，我聽見大叫聲，然後是跑步聲。我聽見輕輕的但是驚慌的逃跑聲向防火梯跑去。一分鐘之後，跟著一陣沉重、有意的腳步聲，三四階一步地追下去。

我看不大清楚走道，此外，這回發出叫聲的病房在距離我更遠的地方，然而，和先前一樣，我聽見人們急速地過去，叫喊聲，命令聲，低喃聲，然後復歸平靜。

在我的想像中，我可以看見擔架再次沿通道推出，擔架上躺著不發一語的人，那人畏縮在一襲灰色的膠布下。

那天，我那位瑞典護士的助手休假，新護士是位嬌小迷人和紅髮的女人，由她為我端來晚餐。很明顯，她的愉悅表情是勉強裝出來的。

「這回是誰？」我問。

她沉默一會，佯裝安排我的餐盤，「梅先生，三七五病室的。」

我的病室是三七七，梅先生距我兩間病室。

我想從新護士那兒多打聽一些消息，但沒有成功。她告訴我，當時她不在現場，聽到梅先生不幸的消息，還只是幾分鐘前。

第二天，我想從別的護士那兒打聽到什麼消息，但沒有打聽出什麼。她們不是受指示不說，就是自己決定不說。

她們向我保證說，梅先生安靜地死亡，聲稱沒有呻吟或低泣那回事。她們告訴我，梅先生昏迷之前，曾按鈴叫護士。她們堅稱，假如是哭聲的話，那是「不自主的」。

對我所提的，關於腳步聲奔向防火梯的事，她們聳聳肩，其中一位說，我可能打盹，幻想聲音。

我想忘卻那段插曲，但心中卻不能滿意。那天下午，正在閱讀來信時，我聽見門上有輕敲聲，我抬頭看。

一位衣著整齊、頭髮光亮、蓄八字鬚的年輕人站在門旁。他身上穿著潔白的夾克，手攜著一個褐色的小箱子。

「先生，理髮嗎？」

我躊躇一下，「唔——現在不理，或許一兩天內。」他和藹地點點頭，「遵命，先生，過一兩天我再來。」

他一離開，我就後悔沒有要他立刻理，第一，我需要理髮，此外，我要問他另一位醫院理髮師的事。我希望他永遠滾蛋。

我的病情恢復得很順利：在新理髮師再來為我理髮之前，有一天下午，我堅持要乘輪椅到日光浴室閒坐一小時。

當我無聊地坐在那兒的時候，醫院的一位安全人員漫步過來，我招呼他，他走過來聊天。

在我個人的許多「職業」中，我曾幹過許多不同的工作。比方，多年前，我自己也兼過警衛的差事。因此，醫院安全人員與我一見如故，友善而親切地聊開來。

免不掉的，我們的談話扯到心臟病房的兩件死亡案子。我立刻注意到，新朋友的話變少了，而且好多次不安地左顧右盼，看是否有人在聽，像是斟酌一個決定，最後終於聳聳肩。

「假如你答應不向任何人——尤其是這兒的任何人談到的話，我就告訴一點

故事。」

我發誓以人格保證不吐一個字。他皺皺眉頭，不知如何開始。

「嗯，那兩人的死亡是相當奇特，首先，那倆人都面露恐怖，死在床上，兩眼睜開，死盯著，好像他們看見什麼恐怖的東西，因驚奇過度而死亡！兩次，在他們大叫或呻吟之後，都有人看見一個小矮人，手攜一隻黑色小袋子向通道奔跑！事實上，第二次我自己看見，而且也追過去。」

我覺得心臟怦怦跳，「你可以描繪那人嗎？」

「我多半看到他的背影，瘦瘦小小的人，穿一件薄薄灰夾克，手攜一隻破舊的黑色小袋子，我只是瞄到他的側面，皮膚光滑，沒有什麼可描繪，一張沒有表情的臉，眉毛濃黑。」

「那是醫院裏的另一位理髮師！」我告訴他。他瞠目而視。

「另一位理髮師？醫院裏只有一位——一個年輕人，蓄八字鬚，穿白色外套，他在這兒已經做了一年多了。」他猶豫一會，「嘿，你也見過他這個人？」

我揮揮手。「現在不要管那些，繼續說下去。」

他搓搓下巴，「唔，第一次我沒有看見這個傢伙，但是第二次我正好在一樓，就在梅先生呻吟，按鈴叫護士時，我看見這個瘦小的傢伙從他的房間跑出來，我立刻沿通道追趕過去。他從防火梯跑下去了。」

「逮到他沒有？」

他搖搖頭，「毫無機會，他像隻兔子一樣地逃，像隻鹿一樣，越過停車場的圍籬。我花費兩三分鐘才爬過圍籬，那時候，他已經無影無蹤。」

他看著我，說：「但是最瘋狂的部分還沒來呢，你知道他攜帶的那隻黑色小袋子吧？」我點點頭。

「嗯，當他跳越圍籬時，袋子鉤住上面的鐵絲，掉落在停車場，過後我撿起它，你想裏面裝的是什麼東西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，」我告訴他，「別賣關子了！」

「泥土！」他回答，「一袋子的土！地上的土！」

他繼續說：「我們在兩位死者的床上也發現了同樣的土！」

他又看著四周，說：「也許我不應該把這個故事告訴你；但既然告訴你，我就把結尾告訴你吧。」

「嗯，我把那黑袋子交給當局。不過，在警方沒有接去之前，我用紙袋裝了一些土。我把它交給一位在化驗室工作的朋友，他有顯微鏡和各種化驗東西。你知道他發現什麼？」

「我無法想像！」

他倚近，「那土，那些泥土——他發誓來自墳墓！」

我又覺得心臟怦怦地跳起來，但我佯裝懷疑，「哦，他怎麼判斷的？」

「從混在其中的小東西：大理石和花崗石的細碎片；人造花和花環的碎片。不只那些，他還說，土中還有兩小片碎骨，經過檢查，那是人類的骨頭！所有的土都混有青苔，好像是從墳墓一處潮濕、黑暗的角落挖掘出來的！」

這是故事，一個我無法解釋的故事。那個無表情、眼睛閃爍、眉毛濃黑的小矮人再也沒有出現過。

我一位自認聰明的朋友，說那故事的解說很明顯。他告訴我，拎黑色袋子的男人是一個典型的神經病者，他不是生下來就五官不正，就是某次車禍受傷，他戴著面具，潛入心臟病房，摘掉面具，嚇死兩位病人。我的朋友說床下遺留的泥土，只是一位心智不正的人所造的一種恐怖的奇想。

這個解釋聽來也許合情合理，但我絕不相信是正確的：我個人覺得，由於某些模糊的超自然原因，那個我誤認為是理髮師的恐怖東西，根本無能力進入一位病患者的房間，除非被命令去做，我相信，那兩位驚恐叫喊而死亡的心臟病患者，曾允許他進入病室。當然，似乎沒人記得他們是否要理髮！我不能解釋我的觀點，它只存留存我心中，如此而已。

不過，有一點我敢肯定，如果我答應那位要命的人進入病室，你就讀不到這神祕的故事——因為我相信，我不會活下來寫這篇文章。

我的餘生裏，將永遠有一個問題：他是誰？

----- (完)